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四

宋 田錫 撰

書

貽青城小著書

月日進士田錫謹奉書致明公足下錫嘗讀大易書得
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之義乃知君子之交以道義小人
之交以勢利勢利為交有時而改矣道義之交不可得
而變矣有時而改者張釋之賓客廉頗故吏是也不可

得而變者仲尼顏氏子子皮公孫僑是也錫每讀聖人之書慕君子之行正直自守耿介獨立非有好古博雅之道純信英特之氣錫則視之蔑如非吾儕也竊嘗聞足下有明允之行懷高奇之文蓄不羈之才有是三者修於躬而播於人錫所以希慕德風欲定交於足下然錫名迹未著不為人知一旦遽捧尺書欲定交於足下足下必按劍瞋目不知其所以來請以錫之行止為足下委曲而言之冀足下詳信而稍意也錫蜀人也當小

國時嘗以藝文干於時時不我知委頓廢棄錫自謂鵬
躍北溟固為檜榆者所非誰復能效兒女子戚戚憤悶
思苟於身計耶洎吾皇平定中區蜀為內地錫滯若匏
繫介在一隅約國風以伸辭翫大易以知命棲息環堵
服膺大道雖然長者之轍交於陳平之門天將屈我以
時而伸我以道乎厚我以文而遇我以知乎弘農
楊公徽安定梁公周翰廣平宋公白皆博我以雅道
勉我以大業矣今竊聆高義欲伸於足下未喻足下能

洞豁襟懷俾錫以生平之志一達於聰明乎且士大夫
所貴者樹德而親仁博學以師古師得古道以為已任
親乎仁人以結至交至交立則君子之道勝勝則可以
倡道和德同心為謀上翼聖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
然復歸於古道其若德樹而未有鄰學博而不求知則
君子之道孤弱孤弱則未能斥小人而行古道安得聖
君而翼之安得逸民而振之安得天下而理之足下登
進士第升拔萃科出為青城佐將來為達官享大位豈

不從今日樹君子之黨濟他日之志乎若使小人得志
擯吾儕於下位雖有國士慷慨之志不得伸雖有忠臣
謇諤之心不得用道孤黨削則足下以為何如錫已定
交於向者三君子矣今又伸志於足下庶使我忠壯朋
黨久大器業得全矣昔魏徵得房玄齡杜如晦為黨所
以成貞觀之業姚元崇得宋璟為黨所以致開元之化
裴度無黨為中人魏宏簡詞臣元稹排之韋貫之無黨
為張宿誣之錫每讀唐史至此未嘗不慨然興憤今布

露真懇足下以為狂瞽乎以為倜儻乎惟足下察之錫拜上

上開封府判書

十一月日進士田錫謹齋沐奉書獻於郎中執事錫輒叙狂愚之懇上祈英察之明幸不罪於僭干望稍垂於憐恕也皇懼皇懼禮稱強學以待問易曰藏器而俟時詩人垂采非之辭君子貴憐才之義錫雖鄙陋常佩斯言加以遭逢今幸於外平激發願懷於忠節思欲一歷

科場之試一登卿相之門觀光彩於鴻都與周旋於造
士然才非挺特無經邦緯俗之文學未該通無備問專
對之智但營營謀進屑屑求知豈無識者以見嗤諒亦
小人之自得必若擇取纖微之善愛志瑕謫之非則螻
蛄亦有五能而鉛鋸亦堪一割也願敷斯志罔避枝辭
錫聞於易曰捨爾靈龜觀我朵頤是戒人之躁進也又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戒人不知變也是則動
不可涉觀頤之躁靜不可失見幾之言今皇上嗣守丕

圖殆將周歲乎大信霈洪恩用賢才黜不肖英威果斷
有類太宗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所以億兆仰之如日月
遠人畏之若雷霆四方肅然天下大定乃品物咸亨之
際地天交泰之秋會議朝堂公卿則恥言霸道獻能宗
伯士人方歌詠皇風宜乎儒雅道光賢豪時至遂令朝
在布衣之伍暮升華綬之榮自古汲善拔才進人之速
未有若斯之盛也矧復親王尹正於京府朝臣司掌於
鄉書考藝觀能稱廉舉秀當為國薦賢之柄實求仁弗

讓之時至有薄才如稊米之微介善比涓流之細亦思
赴滄溟而委潤與公廩之均輸衆才幸甚鄙人幸甚錫
本貫劍南徙家闕右淮陰寄食常慷慨於壯圖方朔上
書願縱橫於見用固不暇復歸故里求薦他人於是齋
莊潔誠黽勉從事因拜章於北闕求就試於南宮至情
果動於天心拔解許依於王府幸遇明公以鄒枚之才
辯贊堯舜之親賢嘉謀日新詩禮益哲王之德善計泉
湧鉤距成大尹之名衡平而輕重無欺水定而融明洞

鑒故羣彥盡繫於激發小人亦冀於矜憐所謂良工度木之秋先達援才之際然則言無利害不足邀識者之知事不崛竒不足動通人之鑒是以王璘以纈襦邀譽奉春以短褐趨朝鄴生長揖於時君王猛踞見於國相豈不知謙能基德禮可藩身然以賤干尊邈若階天之險以卑謁貴慄如履虎之難苟不設機變以先聲冀當途之動念則夕錦詎知於丈采啞鍾誰辯於春容故有帶襦具以自彰懷長繩而請試郭代公以輕財見異裴

中令以陰德受知外黃小兒一言當而霸王息怒杞梁
女子一慟哭而長城為摧所以感人以言不得不切從
權濟志不得不然願形裨闔之書以卜見知之念豈徒
然也蓋欲以塵露至微之益為芻蕘見采之言幸望憐
恕之也錫惶懼惶懼錫聞忠莫大於進言仁莫先於獎
善見義而勇謂之智臨事無惑謂之明然人不易知深
心有山川之險物難求備良材有小大之差今親王以
薦賢之柄委明公明公以無私之心舉多士然明試之

下與貢之人染翰飛文藻鑒必詳乎工拙英才大畧盈
庭豈識乎是非設使有輔相之才將帥之器君子履行
哲人詢謀未喻執事以何理而得之以何術而知之若
知而薦之則明公有大忠於國家也薦而用之則明公
有大賴於賢俊也且復智能或似於狂愚詐佞或侔於
純信又未喻執事以何術而察之以何理而詳之矧投
之盈几之文加以在公之務雖智能周物庖丁之刃有
餘若干慮一失君子之明亦損莫若采擇羣興之議精

詳與奪之機詢當朝文學之人觀就試文章之士則自然不役聰明而盡得其善不勞智力而皆得其人能於詩者觀其所試之詩能於賦者閱其所試之賦善於論則以論取精於策則以策求隨其所長觀其所試勿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勿遺其所長而陋其所短無求工於力分之外無求備於赴應之中所謂鑒周而妍陋靡遺理當而賢愚自辨若有宏才大畧之士倜儻不羈之才封章為達於冕旒文解迥高其等第異賢王得而薦

之明主得而用之豈非明公發解之善異於古人乎進
人之名光於今日乎是謂導濫觴於駭瀆之源封沃土
於干霄之木也惟錫儻於衆人之末或有一藝之長亦
俟明公濟勺水於涸鱗假順風於弱羽豈惟鄙夫獲遭
逢之幸固亦大賢有特達之名狂瞽之言采聽是望不
任惶恐禱願之極錫再拜

上宰相書

八月十五日將仕郎守左拾遺直史館監監院賜緋魚

袋田錫謹齋沐奉書拜獻相公黃閣之下錫伏有鄙見
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
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
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肅房杜功
名之曄曄良平智畧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
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儻直
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倘容下僚輒陳管
見不獨衆人之幸諒亦相公之明也錫去歲至自宣城

入見旒扆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
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錫固非俊邁之
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與編修果迴聖
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盡契夙心此皆相公
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
閣門閤門有司未便收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閤使指
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况
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

捷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靖邊歌
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年二月十六日復
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閤使備言已奉台旨
有司未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
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閤而如此委曲
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
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
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錫纔列周行

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
草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
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局洞開百職
之儀綱紀斯在錫受相公鈞銘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
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
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訓詰仍於中書取狀似
煩聖聽有黷宸嚴今來詣閤上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
相府去留皆繫鈞衡也錫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

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今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於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洩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錫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旁皇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留念也錫頓首再拜

咸平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五

宋 田錫 撰

古賦

諸葛卧龍賦

天將滅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
算江東有孫權之強禦關中有曹公之勇悍惟蜀邦之
險阻付劉璋之闇懦伊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先主其
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耕於壟畝負霸王之大畧每謳

歌於梁父可以屈就難以邀取若應龍之卧淵泉俟良
時以為風雨雖吳主之得豹縱魏君之若虎儻獲斯人
以為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詣南陽雄圖抑揚
功業稽遲而憤懣旌旗侍從以蒼皇豈徒責丘園聘珪
璋實欲尊之為謀主而制敵貴之為尚父而圖王一之
日驟欲履其闕肩其墻殊不知杳若千里之迢遙浩如
重泉之汪洋人在其外如鱸如鮪如鱖如魴不敢游其
窟宅不敢漾其輝光乃退而嘆曰信先生之道也如龍

之方臥也二之日闕其戶聞其人人雖覩而難趨迹雖
邇而難親自覺其門若河若海若潭若津不得見其氣
靈不得測其至神又退而嘆曰信先生之德也如龍之
未易識也三之日升其堂入其室仁干森植義櫓駢比
疑波神侍衛而洶湧謂水怪環周而蹶蹠見其以道為
蹤以德為跡以文為鱗而彬彬以武為鬣而奕奕將俾
夏后河漢可御以天飛尚類葉公窓牖初窺其藻質我
於是以允悅為雨以巽順為風動其倜儻鼓其英雄遂

慷慨變攄而崛起以縱橫籌畧而相從亮之遇先主也
若龍之得水備之得先生也若雲之從龍所以躍於吳
驟於蜀帝王其心日月其目張飛關侯為吾之股肱趙
雲龐統為吾之爪足金鼓為雷霆之威甲兵為風雨之
速旌旗為飛鬣而常舒鈇鉞為逆鱗而難觸前則飲於
渭水後猶蟠於斜谷觀其奮首於魏施尾於吳將欲騰
躍於秦京與鎬京窟宅於東都與西都然後以燕齊趙
魏為河海以荆襄楚越為江湖故得寰中波駭海內鼎

沸馬超韓遂之流袁紹呂布之類若蛟螭奔走而喪膽
比魚鱉沉潛而屏氣豈謂天賜吳以斗牛之分賜魏以
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俾我以鼎分之域既天命
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江沱江亦足宅其西南梁山
劍山亦足門其東北方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閭
闔冀下并於華夷變三分之國為上國變漢水之池為
天池復火德之世作續炎精之絕離俄而上帝有命碧
落言歸劉禪攀髯以何及譙周仰首以無依世靈其神

敵懼其威揚儀鳴鼓以震恐晉宣喪膽以奔馳至今岐
山之側渭水之涯南陽之草木西土之邊陸或烈風之
飄搖或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蜿蜒在晦而陰隲是司觀
陣圖者見其規畫讀國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
誠千載之一時春秋曰以龍紀官詩曰為龍為光此葛
亮兮攸宜

鄂公奪槊賦

唐初鄂公在二十四功臣之列獨推其雄力敵猛虎氣

揚飛虹揮鞭而馬疾如電運槊而身輕若風稜稜真丈夫之勇願願信武夫之容於時擒李密戮王充靖隋之亂致唐之功非太宗不能得我之死力非我不能赴太宗之指蹤壯其叱咤喑鳴而萬夫莫敵摧堅陷陣而一隧前空雖孟賁之勇鄭瞞之崇固不足抗其銳當其鋒所以秦叔寶之徒屈突通之輩隨我轉戰指麾相從既而蕩平天下底定寰中戎器既包於虎革勲臣盡紀於鴻鐘高祖位尊正凝旒於北闕太宗功大方主鬯於東

宮一旦上御便殿公因召見語艱難之創業念辛勤於百戰張膽信其如升瞋目赭以流電有若伏波馬上據鞍而猶示筋骸李廣病中聞鼓而思驅組練帝問以軍陣之間何為最難奏曰惟避禦不易然奪禦尤難請殿下試臣斯藝幸殿下臨軒以觀於時宗室有齊王元吉力可以索鐵而伸鉤勇可以挾輶而礮石由是命之以角逐合之為勅敵二人乃策馬交馳鋒鏖若飛千人看萬人窺廣場喧闐而將裂高殿崔嵬而欲歆一馳一驟

乍合乍離紅塵漲天地殺氣飄旌旗若兩虎鬪而未知
生死二龍戰而不辨雄雌天顏為之動容神武為之增
威莫不鬼出神藏風馳雨走金吾之列衛旁震武庫之
五兵潛吼或左兮或右或前而或後或翻身相避或挺
身以誘王謂我藝必勝公謂彼槩可取俄而齊王之槩
已在鄂公之手駭衆目譟羣口喧喧闐闐足以見一勝
而一負王猶以為偶然也於是再躍鋒鉉重飛驪驕欲
致於必死之地將求乎一日之長雖餘勇而可賈豈突

來而難防遠資我勝終莫予傷乃至於再至於三皆為
所奪有以見鄂公勝於齊王也壯哉厥藝如神其名益
振信烏獲扛鼎之匹項羽拔山之倫宜其凌三軍而勢
若摧枯奪一掣而易如拾芥聞之者誰不盡伏見之者
無不大駭當其左擊右刺星馳電邁一場縱橫使人神
王而心快上意欣愉羣臣歡呼憐公絕藝多公壯圖書
所謂番番良士詩所謂赳赳武夫霹靂可叱之而鬪泰
山可挾之而趨况陳安擅賈於蛇矛敢為匹敵羊侃得

名於折樹未知馳驅是知天生聖哲贊以英傑料敵在
於籌謀破敵由乎勇烈然後禍亂可弭姦雄可滅故漢
高得樊噲乃濟鴻門之危太宗得鄂公乃立皇唐之基
雖文皇之聖也房杜之謀也而軍功武力我實多之

倚天劍賦

昔齊諧有誌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靜
以為地氣之清明者動而為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
三辰兮左旋籌二儀之睽濶諒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

佩之劍其言可驗諭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
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高巍哉焉孕長庚於太極稱
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噓
雲而吸煙夜吼半空比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峯
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鏑而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轆轤而
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剖混茫以為天地觀其迹也裁融
結以為山川噫女媧斷鼇於海隅漢皇斬蛇於澤邊庚
興所試者幾十闔廬所寶者三千鎔鄒之與干將魚腸

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
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攝
精靈而竄神鬼變良宵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涯
若太陽之晷顧滄海以堪淬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
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詢其幾
千萬尋鋒銑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
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扶桑
若木之杪磨蓬萊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

妖星流皎兮若黃河之冰立而未泮
燁兮若銀河之瀑凝而不散
珠聯垂象飾寶匣以熒煌
璧合太陽耀連環之燿燿
晉邦一鼓之鐵堪恥微功
棠溪百鍊之金難矜善斷
炳然若大電垂而欲飛
燿然若流虹挺而增輝
風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霹
靂揚其威龍伯旁觀魂飛
而駭其溘落巨靈仰視汗
下而驚其陸離截鴻雁而
斷兕犀安將比也自豪曹
而稱樞具何足多之雖天
柱折我劍鋒不缺雖日馭
沉我劍光不滅有時雪飛
千里如削巨

魚之鱗有時霞滿九霄若染長鯨之血迫而觀之猶千里而近則毛髮森豎嚴凝凜冽倏而觀之猶七日來復則神思惝怳晶瑩皎潔乍憂到大象而屠六龍天網斷而地維絕適足飾帝心之慮怒示天威之勇決粵有魁梧丈夫倜儻雄圖手操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為一吸而一呼因睥劍而色動欲誅姦而氣靡於是冠青雲之纓綏曳黃裳之襜褕謁紫微朝清都排閭闔以直入瞻冕旒而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雖以濟濟多士

禦大難者必用赴赴武夫所以贊經綸之霸畧成恢廓之皇圖願得倚天之劍將以靜四海而清八區逆天命者為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為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不敢為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為毒痛則下土無札瘥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冀聖人無為而靜理庶彙有截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劍也殆以陰陽為炭天地為鑪崑山之衆寶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勅風伯以司韜詔雨師而合塗千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

乙詳銳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銘於德鍛之以靜削之以
默淬以明智磨乎睿識以天山之雪融其輝以豐嶺之
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橫於東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
後脊中夏而刃外區區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寶
不足飾其容非罔象之玄珠不足償其直壘五山而溝
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崙用之宣力今予賜汝
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趨風抗詞曰
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罄忠誠之有請遇宸衷之弗違

持神器以寵賴敢戎行之越思嘗聞授鈇鉞者得專征
伐賜彤旅者用揚明威實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彛
臣有三事為陛下陳之粵有馮夷之神遐棄厥司忽朝
宗之常道肆橫流而自私堯為之咨嗟舜為之胼胝幾
欲萍藻我蒸民汙瀦我方祇臣常竊憤今得誅之其次
曰屏翳之神不負其師遇旱則密西郊以含潤因潦則
憑北方以流滋望舒為之韜明羲和為之藏暉幾欲蒙
我融明之鑒全其部沛之非臣嘗哀怒今得刑之抑有

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頤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於朝
溟之池帆檣為之蕩覆湍浪為之羣飛臣嘗懷恨今當
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
何如帝曰閭外之事將軍裁之

咸平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六

宋 田錫 撰

古賦

疊嶂樓賦

宛陵之丘玄暉舊遊城連延兮百雉世縣歷兮千秋流水白雲惜依然而在覽遺風往事信恍若兮如浮余以丹陛策名皇華奉使通蒞於此乘春以至驛梅江柳動游宦之芳懷風觀露臺起高明之逸意疊嶂居先登之

悅焉憑落絮之危檻向飛花之晚天復嶺連岡峙昭亭
兮作鎮平蕪遠樹引句水兮為川因而以古興懷臨高
凝睇自春秋戰國之後洎吳魏鼎分之際干戈偕王乘
輿擬帝斯為形勝之地恃以控臨之區襟帶三江咽喉
五湖歸句踐兮稱越隸夫差兮曰吳比奕基之靡定惟
霸畧兮能圖方今禹迹重新堯封復古御王命於北闕
詠皇風於南浦登高而賦憐宋玉以才多覽景自怡非
仲宣之思苦江渺渺兮涵春草萋萋兮感人指蘇杭之

達道介常歛兮為隣兩漿何歸引迴眸於天際微雲似
畫帶斜陽於水濱既而閱謝守之詩蒼苔滿石覽獨孤
之文芳塵在壁杏花含露念昔我之來時蒹葭迎霜乃
今余之暇日歲云豐稔民之悅逸思命儔兮嘯侶聊登
樓兮自適

望京樓賦

餘杭上游古曰嚴州入松院兮何處七里瀨兮清秋歸
去來兮陋風土之卑濕日云暮兮為印綬之縻留危樓

乃登京師是望天造而閭闔來風海濶而蓬萊架浪雲
成宮闕似瞻丹禁之間吾豈匏瓜久戀滄江之上雖汎
蘭橈游泳乎子陵之灘沙蟲有毒又巖險乎鳴淵雖攀
雲梯登眺乎烏龍之山山嵐瘴人惡躋升乎絕頂詩不
云乎式微書亦畏乎懷歸濯纓兮南澗之水盈襜兮北
山之薇葵藿載傾雖見小人之意樞機一發豈知君子
之機然何所不適孤懷自惜欲將體物之辭留向他山
之石登高必賦羨海水之朝宗徒歌曰謠望長安兮見

日始余來兮蒹葭蒼蒼今余言兮白露為霜安得乘彼
白雲歸乎帝鄉

積薪賦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逐熟相
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弃故而從新
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祀園丘於南至執玉帛者萬國
捧豆蓬於羣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望達上帝
於外裡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來析薪成堆

載來北闕之下來自南山之隈輦運錯雜積疊崔嵬但
取裡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譬如為山豈勉力於勤學
寧媚於竈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自言人或代之析
理繫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憂負荷以弗勝為衆多之
仰止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
已始來來於山水之涯丁丁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
京如坻遠望比層巢之峻仰瞻倅累卵之危居中者謂
不我遐棄在下者謂人不我知美古人善喻下僚其咨

本入用之遲速胡缺望於高卑

依韻和呂抗旱秋賦

楚辭若曰洞庭始波兮木葉微脫今藻麗之所賦彼詞
采之可奪秋之為狀也湘天江兮晝清雲土夢兮晴濶
肅風日之澹白爽乾坤之虛豁暮收其神少皞良辰天
子居總章之左个載白其輅靡朱其輪詔扈隨之有司
與侍從之與臣迎氣也雨師灑西郊之道風伯清北闕
之塵順暑革故微涼鼎新當詞臣之在列承睿暭之何

頻謂秋之可賦也月紀靈娥風清少女珠連五緯鱗差
四序當暑往以涼迴若露晞而霞舉方朔之辨既逸君
子之可稱相如之文乃為時人之見許於是抽毫進牘
以就位研精覃思乎多士增雅詠於新唱徵博聞於舊
史始沈鬱以麗則終鏗鏘而綺靡逸韻金奏妍詞鋒起
詞云秋之可賞也初蕭瑟於玉關旋澄暉於帝里律生
遡管以先變雲聳奇峰而未已日居月諸景象何如桐
葉潛零下玉欄兮金井桂花增秀鑒珠簾兮綺疎白露

降兮庭蕪已滋寒蟬鳴兮塞草未衰太史奏在金之日
詩人稱流火之時華皓兮潘安易感離騷兮宋玉何悲
人雖其咨彼亦云嘻蓋楚風之掩抑夫郢曲兮高卑蘭
宇清兮風期自遠玉繩長兮日馭可縻當羲軒之景運
樂堯舜之昌期皇猷有截聖理無遺歌事曰風而布義
曰賦賦可金門而獻之

咸平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七

宋 田錫 撰

古賦

籌奩賦

籌可運以經國奩為器兮因人諒緘藏之在已若智術
以居身巾箱是寄刀筆相親美方圓之合度詢啓閉以
何因待用乎嘉謀之士相從乎善計之臣與夫玉藏於
櫝笏措於紳寶匣祕鋒鏐之利錦囊包珠貝之珍彼但

拘於售使我實濟乎經綸當乎疆場無事干戈不試放
勲重華之享國大臨庭堅之就位政寡聚謀兵無計
利籌則歛之而弗用奩亦閉之而靡動如晦迹而無營
比卷懷而自奉亦猶伍員在越士會居隨隱呂望於朝
歌匿留侯於下邳雖有謀而弗用雖有志而何施所以
五曹九章之位無得而窺若天地草昧風雲交會劉邦
項籍之圖霸晉文齊桓之伐罪役智勞精趣利違害籌
則虎躍而龍摠奩亦罄中而赴外如志士之變通敢逢

時而懈怠亦猶陳平背楚兮歸漢箕子去商兮事周呂
蒙拔於行陣管仲釋於俘囚既有謀而可銜既有智兮
堪薦所以二首六身之文可得而見余謂奩則人也人
則奩也文王拘於羑里奩於聖也伊尹耕於有莘奩於
賢也韓信忍辱奩於勇也晉宣詐病奩於明也籌也者
固躬之睿智奩也者周身之外防宜乎入將軍之衽席
升真宰之中堂得進退屈伸之理有弛張歛散之方斂
之則天地品彙之數寂然無覩施之則陰陽造化之情

煥然而明龍靈蛟神局於勺水千兵萬馬隱於巖城風
雨動之而變化號令發之而縱橫可以罄比奩用籌則
善謀嘉畫因事而生

春雲賦

玉琯春迴金門暖來柔先變柳絮已飄梅悅風和之日
至賞雲彩之朝濟其初升也穠薈蔚兮其少進也澹融
怡兮依然然方觸類以多曙藹藹然若含情而自迷有
時散作雨飛春寒慘慘有時亂和煙起春陰悽悽或蒼

梧南北或夢澤東西或樊川與輞川或吳溪與越溪或
宿林園隨竹陰以籠徑或沉邨落伴桃花而滿蹊或祈
祈出關或溶溶映水或北渚縈住或東風吹起或勇如
波駭積芳塋兮千重或曳若練舒橫碧天之半里江中
令醉吟不足高閣間登王仲宣遠望有餘危樓獨倚疊
疊連根磷磷淺文千狀萬態山陰水濱當青麥鷺飛野
色朝淨見平蕪雉過韶陽夕曛挂古木之橫枝纖微欲
斷覆孤邨之半路融薄將分旭日未高晴天尚早幾片

明滅兮殘雪方消一脈輕鮮兮愁蛾澹掃上國美景五
陵勝道覆梁王之水榭下繞落花映韓嫣之金丸遠沉
芳草澹澹霏霏涵凝麗輝漢漢依依舒遲翠微野態不
定幽容且奇浮澤國之嶺頭關傷斷夢生蘇門之席上
想滿仙衣或漢世故宮雀喧空屋或梁朝古寺水映疎
籬或阮籍嘯臺雨吹半日或嚴陵釣石鳥立多時或桑
乾戰場平沙渺莽或椒塗永巷羣閣參差佇立閒望經
綿動思想觸石以初起旋浮空而散馳塞遙而歸雁相

逐天濶而殘霞共飛餘態遺妍思得杜陵畫品含毫寫
景詎徵楚澤芳詞

菊花枕賦

粲粲佳人虹綬朱纓采采芳菊霜籬月庭晞彩日以徵
燥逗輕風而益馨畫帕閑覆珍盤久停書閣閑開讀錦
囊之藥錄鑪香靜爇披瑤檢之仙經味甘而豈獨躅疾
品貴而仍堪續齡於是剪紅綃而用貯金藥代粲枕而
爰寘銀屏誰羨陳宮帶黃金以加飾慵思漢邸祕鴻寶

以稱靈當乎夜炯玉蟬漏催銀箭拂芳塵於象榻展餘霞之綺薦蘭燈背壁慘寒焰之九華珠箔垂軒挂繁星之一片於是撫菊枕以安體憐菊香之入面當夕寐而神寧迨晨興而思健或松醪醒而心頓解醒或春病瘳而目無餘眩益知靈效雖琥珀以奚珍自悅幽芳豈珊瑚之足羨昔也睥紫菊與白菊和煙容與露芳咸見采於玉指惜徒況於金觴巧思潛得重絨有方錦文緣飾以增麗彩線彌縫而漏香價掩槐實名踰蕙芳月幌斜

開恨西窓之欲曉書帷半掩順東首以延祥魯國回賢
誰念曲枕之樂漆園吏傲空懷化蝶之鄉每至蘭堂夙
興寶篋朝斂輕藻繪於芙蓉勝琢彫之琬琰香在玄髮
芳留雙臉致元首之康哉美馨德兮難掩

長至賦

伊沍寒之嘉節美長至之良辰考天時於司厯驗星昂
於疇人陰極陽生復卦應連山之象珠聯璧合斗樞迴
柳木之津魯太師登樓以觀祲周天王服衮以嚴禋黃

鍾應律兮咸韶韻逸緹幕飛灰兮山川氣新表權輿於
陽德信兆朕於芳春主測而義和漸永衡懸而土炭交
陳始觀玉殿歡呼金觴獻壽慶一陽之肇至祝千齡而
永久廣庭燎設明環珮於儀容蒼海日升照冕旒於元
首或恩緣長至而賞加或禮罷園丘而赦宥歡聲大洽
於寰中至信旁孚於飛走所以金張貴戚田實權門喜
近增於爵土悅新益於封勲遇履長之納祐符元吉而
承恩歌鍾鼎沸朱翠雲繁華堂列席高燭羅軒輝煌暉

耀雜還嘩喧賓榮以玳瑁飾簪主貴以珊瑚映樽或饋
履襪於舅姑或祝弓箕於子孫協周正之故事慶堯厯
之垂文唯有羈離之客流年可惜長亭近歸孤懷自戚
殘陽晚簾寒燈夜室形影相弔精誠未適雖有樽酒誰
飛觴而舉白雖有爐火誰方襟而比席將何消遣自圖
悅懌天既付我以文遂攄懷而命筆

斑竹簾賦

湘水春深修篁翠陰因善巧之凝睇可為簾而運心金

刃光翻拂霜筠而玄解朱絲織就關黛點以交侵雖曰
皇英帝子揮灑珠淚亦秋露之曉滋復春霖之暮漬故
錦章異狀由造化之自然綺錯奇文入良工之經緯或
疊若連錢或濃如濕煙或點若陣雲之起或累如滴水
之圓疎密增華漏月光而未卷欄斑若畫隔花影以初
懸尤宜寶軸分輝玉鉤加飾垂旌翻虹綬之彩飛額動
金鸞之翼彼海蝦之鬚誰能貴之神麟之毫安足多之
編明珠者奚羨緝翠羽兮胡為未若我鬱金之堂椒塗

祕室取守節以持操貴以文而勝質連垂香砌透燭影
於洞房高掛曲瓊延曙光於綺席矧乎金犢將駕雲輶
欲升闢繁華於戚里閱芳菲於五陵若玳瑁以粧成前
瞻繡輶想瀟湘而意遠後從玉乘美哉琅玕之用貴豪
所共悅珍華之外飾致貞芳之可重也因而歌之曰碧
鮮有文露點煙痕簾者廉也感人思重華之德援毫頌
南風之薰

楊花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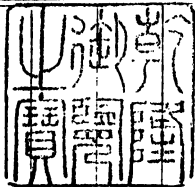
梁苑殘春垂楊映津枝黛染以交引葉眉纖而闕伸落
絮如雪飄煙拂塵輕芳兮就月為魄澹白兮依風作神
當艷陽之美景過上巳之良辰其繁也六出之英未多
其艷也早梅之芳若何釋葉辭蒂流枝逗柯浮朝靄兮
散斜陽九重丹禁拂扁舟兮隨兩漿千里輕波是時孝
王多暇閒登水榭因悅柳之太柔賞茲花兮似畫乃顧
鄒枚憐其逸才命臨流兮就景揚綺席之金罍相如後
至居於右座欣麗藻之無敵若陽春之寡和衆賓目動

怯勝氣以潛消梁孝意怡禮奇才兮敢情於是授以毫
牋言容憚然曰寡人多幸知子之賢願以文為樂也俟
當場而試焉且昔楊柳之詩古人有之楊花之賦作者
多非可以運精研之恩施絕妙之詞相如感主人之遇
援毫而賦盡華藻之菁英得飛花之態度以為漠漠霏
霏微風暖吹裛甘露於珠樹蕩朝陽於玉墀乍若吳王
江國水殿春曦梅花已老零落交飛矧又蕩然無羈紛
兮交錯入殘月之綺窓滿夕陽之畫閣乍如陳后失恩

長門寂寞梨花向晚繽紛散落有時金屋徘徊珠簾半
開罨繡牀之彩縷紫粉奩於玉臺乍若謝家深院寒景
相催暮雲方密飄飄四來至於湘浦幽深桺林葱蒨滿
黃陵之古廟撲蒼山之晚殿乍如亂峯之下落泉飛練
噴嵐灑煙沫花相濺有時送客南游垂楊渡頭未盡離
酒猶縻去舟思夕宿之江館望朝雲之水樓飄兮蕩白
縈腸惹愁和鷓鴣以連飛平波渺渺伴舳舻而已遠晚
景悠悠矧夫春院深嚴書帷閒寂橫南窓之綠綺委羣

書於綳帙冰濡相浥沾匣硯以難飛風聚成規袞砌莎
而可惜加之碧簾銀床梧桐影涼春光餘幾艷景方長
當奕客以凝情飛來寶局值嘉賓之舉白吹過金觴有
時簾幕雨餘池塘風定凝去忽飛幽而可詠榆墜莢以
相先桃落花而玄映餘態重重妍姿弗窮大約含愁於
夕靄誰憐委迹於流風值輕露以多掩傍微陽而即通
是知有以妖冶輕為貴者雖五彩之毫妍不可寫雖數
子之詞才難騁奇唯相如之善者致梁王之悅而乃命

左史記言而右史錄之藏之寶笥以為柳花之詞



咸平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咸平集卷八至
十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_臣納麟寶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任銜葵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八

宋 田錫 撰

律賦

西郊講武賦

以順時閱兵俾民知戰為韻

吾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隅砥平當北關之無事幸西郊而講兵萬乘天旋按和鸞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縱橫蓋以安不忘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所慎雖寶祚之重熙當昌朝之應運禮稱秋獮法無典於威加

易貴師貞動必遵於豫順於是綸綍宣辭西郊戒期中
謁者傳出兵之令大司馬陳講武之儀甸人奉職以奔
走軍吏宵征而陸離觀象於天當太白垂芒之際陳師
於野協金風肅物之時於是駕太一之帝車出兌方之
近甸聲容海蕩以川振扈從風驅而電轉宣傳號令若
驪山之閱兵分布陣行比滇池之教戰百萬之衆如虎
如貔三千被練如熊如羆或圓陣以右布或方陣兮左
施或靈鼙以進矣或金鉦以却之喧喧闐闐天地為之

震蕩乍離乍合山嶽為之分披睿武皇威誓四裔而盡
恐軍般兵勇肅萬里以咸知既而臣下山呼天顏兌悅
罷鵠鶴之行伍散魚麗之布列蚩尤扈蹕以遵路風后
陪乘而中節乃捨爵以賞賚追策勲於功烈古稱耀德
我則克己以虔恭孰可去兵我則以時而講閱夫武有
七德修之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
而底定懷柔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
霆表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乎仁

君纂嗣於丕圖睿德方臻於至理總兵三百萬括地萬
餘里康濟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閱兵之禮仲尼垂
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邇書云海隅
日出罔不率俾

聖德合天地賦

以聖德昭彰合
乎天地為韻

聖德昭宣巍乎煥然廣大而下蟠於地高明而上極於
天地道以卑我則小心而翼翼天心以健我則終日以
乾乾洪範曰思作睿睿作聖常心逸於萬務每躬親於

庶政文明取象園穹垂昭哲之文恭默無為方輿順發
生之令閱史官之圖錄披天子之文章堯舜禪讓謂之
帝義軒拱揖謂之皇漢文或尚雜霸道夏禹則首隆王
綱雖殊塗而光被實同德而昭彰宜乎恩普黎元澤均
品彙鹿鳴食野以斯樂魚性悅泉而自遂亦猶高無不
覆三辰垂象於昊天廣無不包萬物流形於厚地天之
道福謙也所以用人於朝地之道害盈也所以用德勝
妖禮或稱乎穆穆詩或詠乎昭昭睿聖崇高固難闕於

戶牖謨猷靜謐亦下來於芻蕘美哉仁比春融量能海
納信一德以允若與二儀之昭合濡之惠澤若吐納於
山川扇以皇風比來從於閭闔故得保興隆於帝國常
覆育於中區故天不愛其道而祥風八律地不愛其實
而器車在塗所以封泰山以告成既盡善也禪梁父而
報本不亦宜乎今我后功掩百王恩敷萬國齊夷夏於
大信納生靈於壽域故風雨咸若陰陽不忒大哉蕩蕩
巍巍乾坤而合德

五聲聽政賦

以聖人虛懷求
理設教為韻

伊昔夏禹君臨兆民設五聲以羅列從萬務以躬親詢
采謨猷雖芻蕘之必達敷陳忠讜因金石以來伸故德
如天贊功惟日新所以文命稱為聖人者也蓋以事竟
統天翼舜為理常率職於曠土遂成功於導水昊穹寶
運因王者以應期虞氏瑤圖乃禪之而在己莫不夙興
念理夕惕虛懷思納善之有益諒虛受以克諧冀以聖
功繼達聰之與明目將令儉德比茅茨之與土階於是

筍簾大陳鼓鐘斯設泗濱之玉磬居次鳧氏之金鑄就
列彼鳴鐸之在懸亦揚音而中節五音遞奏來直諫以
無疑衆善畢臻補皇猷而靡缺乃曰教我以道者振靈
鼉而獻謀咨爾以義者聞華鐘而采收考鞞者謂余以
獄擊磬者告吾以憂彼言事之激切在鐸韻之周流扣
擊以聞所謂乎同聲相應鏘洋有節罔殊乎同氣相求
是知居大寶以至公納嘉謨而設教有以見聖人以道
為體以天為貌必包納而弗厭蓋仁賢之可樂兢兢業

業敢弗躬而弗親穆穆皇皇實是則而是效美哉謙尊而卑不可踰體道而受人以虛信君臣之共濟若魚水之相濡諫有五馬所以五器之音命爾德惟一也宜以一言之善弼余故得天錫玄圭帝傳大政菲飲食以示儉美黻冕而稱盛宜乎仲尼曰禹吾無間焉於以見有夏之至聖也

泰山父老望登封賦

吾皇帝厚德比於坤元至仁侔於穹昊伊岱宗之父老

望翠華以相告傾心精意向天闕以虔恭頓首敘容冀
綸言之希誥豈不以恩深覆育惠感生成桑榆之景方
暮葵藿之心迭傾檢玉高峰思覩登封之禮鳴鸞近甸
佇諧延望之誠咸曰帝嗣洪圖寰區晏如納生靈於壽
域侔至化於華胥北天山而南越裳爭輸職貢右流沙
而左蒼海正混車書莫不天意與人心交泰皇情與物
性相於乃運方契於千年得冥符於昊天雅頌溢人文
之采祥經盈太史之編泳鱗翔鵠已效靈於郊藪靈茅

秬黍宜薦羞於上玄臣等幸以期老之身為太平之民
生藉寄寵蒙之下先疇通洙泗之濱七十二君古常稱
於茂典三千年後今正逢於聖人願陛下采古義於前
書命擇儀於良相勅宗伯脩壇宮之禮詔太常建黃麾
之仗鹵簿鐘鼓圭瓚秬鬯展儀於梁甫之下禋祭於靈
峯之上虞君頌瑞願諧方伯之心漢帝射牛宜慰老臣
之望鶴髮覲齒精誠不已俯躬如就燥之焰注意比朝
宗之水朝濟雲彩諒龍德以堪從口比山呼冀驚車之

戾止易曰先天弗違書云肆覲羣后思古禮以猶缺鬱
衆心而是竹泥金報天德之高封土增坤靈之厚協探
策之冥數薦如山之萬壽小臣亦能著封禪之書向皇
風而拜手

羣玉峰賦

以玉峯聳峭鮮
潔新明為韻

昔穆王以閬苑希風宸游縱欲適玄圃之仙界悅靈峯
於羣玉乃顧謂祭公謀父曰斯山也拔厚地摩穹天含
珍蓄寶藏神宅仙軼銀臺之比峻踰太白之相鮮歷落

排空有處類巫山十二嵯峨倚漢有處如蓮峯五千朕
知卿之才者卿為朕而賦焉祭公乃拜手對敷揮毫應
詔心驚峭崿情忘聳峭或勞想於璘玢或馳神於窅窅
以為一氣初判三才既生融而流者有四瀆之靈結而
粹者有五嶽之名雖羅封而列爵謂生賢而誕英未若
我傑出紫府高踰赤城虎踞龍盤聳圭璋而踈朗霜華
雪彩皆琬琰之融明或孤而高或峭而絕或掩映以相
翼或彌呀而半缺遠而望也則仙家青瑣含秀氣以玲

瓏類而言之則春宴金盤點蘇山而皎潔宜乎培塿玉
壘奴隸圭峯藍關之英安足比於形勝荆谿之秀固亦
陋其聲容若總而狀之則高者如飛歌者如恐背者如
遡向者如聳瑰姿琦態兮信非尋常屢翠摩青兮可以
瞻奉祭公既筆不停綴辭妍若春賦詠既就箴規載伸
以為士林之羣藝圃之人有道有德有賢有仁磨琢材
能而益峻切磋名節而尤新儻一人之延納則多士之
來親穆王乃曰吾願益求賢哲比羣玉之嶙峋

咸平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九

宋 田錫 撰

律賦

鴈陣賦

以葉落南翔雲
飛水宿為韻

絕塞霜早陰山葉飛有翔禽兮北起常遵渚以南歸一
一彙征若陣行之甚整嗷嗷類聚比部曲以相依當乎
朔莖九秋湘天萬里風蕭蕭兮吹白草雁雖離兮向寒
水單于臺下繁茄之哀韻催來句踐城邊兩顰之幽音

驚起頡頏交相翩翻迭翔似魚麗之布列若鵠鵲之舒
張疎密有緒高低載颺天空而殘月鋪影水濶而微雲
間行應遵丹鳳詔書咸增躍躍雖是蒼鷹鷲勇敢擊堂
堂觀其唳青霜橫碧落歷江渚達沙漠來若羽林騎士
聞一鼓以爭前去如翼衛材官聽撻金而稍却豈天陣
地陣之能詢何圓陣方陣之足云但見乘夕靄拂朝雲
羽翼自高不讓於漢家飛將煙霞遠沒疑沉於朔漠孤
軍宜乎後伍先偏聲交影接當塞上之飄雪值江臯之

墮葉縱橫勢定陣圖按牧野之師綽約體輕兵法試吳
宮之妾惟有淮之北漢之南山如畫水如藍離離而霞
彩旁觀一一而波光遠涵旋成偃月之形悠颺可愛忽
變常山之勢首尾相參乃知接武煙鴻追蹤霜鵠既橫
空而似陣自違寒而順燠北方遠兮南圖遙雲飛兮水
宿

開封府試人文化成天下賦

以煥乎文章化
被天下為韻

大哉至明之君膺景運集洪勲躋域中於皇極化天下

以人文時屬昇平煥聲明於禮樂道尊儒雅發謨猷於
典墳豈不以丕光大之遠圖闡雍熙之至化金革斯偃
朝堂多暇道人述職方下來於詩聲真宰經邦亦恥言
於強霸美哉文之為用也至化攸先明乎煥然比萬彙
流形於厚地三辰垂象於穹天藻火袞裳禮之文也始
飾容而有爛羽旄綴兆樂之文也將達節以相宣故堯
舜化民以仁禹湯躋俗以義致玄德以招著見皇風之
光被是以魯史述湯之德也則曰齊聖廣淵虞書美堯

之仁也則曰聰明文思宜乎蓬豆品數車服采章成均
掌庠序之齒列瞽宗司金石之鏗鏘繪宗廟之彝器炳
日月於太常皆文之於外者也黎民閱之以恭肅靡不
昭彰迨乎易之教也厥旨精微書之訓也俾人貞幹詩
之教也致流俗之醇厚春秋之教也懲賊臣之叛亂斯
乃文之於內者也萬國化之中正炳然明煥是知撫育
中區恭臨寶圖納生靈於富壽致品彙於昭蘇亦猶挹
水於器而方圓自適以木從繩而規模罔踰是以洋洋

鄒魯之風宜乎盛矣穆穆唐虞之化猗歟煥乎今我后
功格昊穹澤流區夏復風俗於淳古播詠歌於大雅悅
靈臺之偃伯慶華陽之歸馬小臣幸與試於王庭抃蹈
於雙闕之下

南省試聖人並用三代禮樂賦

以皇猷昭宣禮
樂備舉為韻

吾皇帝膺運承乾惟師古以為先化邦家而輯睦因禮
樂以昭宣雖三代令王稽沿革而殊矣而千齡聖運能
損益而煥然豈不以樂也者本乎天禮也者本乎地將

化民以成俗信有教而無類禮能加肅先祖豆之有儀
樂以導和宜笙鏞之大備昔夏后之御歷也憲章於舜
祖述於堯推歷稽人統之正用寅為歲首之朝牲用乎
騏能降神於盼蠻聲均大夏又何取於簫韶所以致皇
猷穆穆而王道昭昭又若有商之統天也以應天順人
惟干戈兮是舉以逆取順守致彛倫兮攸叙恭為禮本
嘉尚白於衣冠獲為樂稱表均和於律呂其以宗周之
致理也以道合乎地者稱帝仁合乎天者為皇能兼帝

皇之盛德是為聖哲之令王駢犢貴誠加以用宗彝之
鬱鬯黃鐘本律其始導天統於陰陽是知三王之救衰
弊而拯黎元也不相襲乎至音靡相沿乎大禮亦猶五
材迭用運元化以成功四序交新致歲功而有體今皇
上嗣位而致昇平也前古之遺文必復百王之闕政皆
修以文章明備聲教同流明堂辟雍表尊崇於儒術宮
懸樂府方遠播於鴻猷矧今卜代繼於周姬登歌美乎
象簡方期駕玉輅於魯道封金泥於秦嶽遐方咸走於

梯航太史遠頒於正朔小臣稽首而稱之曰穆穆皇皇
有以見我宋之禮樂也

御試不陣而成功賦

以功德雙美威震寰海為韻

聖人以德御天下威加域中諒至仁以無敵故不陣以
成功徵道德之格言謂乎善戰取春秋之經武自服皇
風是知恩始乎於萬靈武實加乎七德安民和衆以為
本禁暴戢兵而是式所以堂堂之陣弗施而唯取柔懷
整整之旗何用而陋乎剛克昔者成湯革夏澤及萬邦

勅敵靡由乎力制匪人自悅而心降豈比夫祖龍霸秦恃山河之百二淮陰事漢稱智勇以無雙又若武王克商靈旗前指豈鵠鵠之是列匪魚麗之稱美自然威宣有毫民率服以來歸師濟盟津衆悅隨而戾止是知王者之取天下也澤普羣動恩流九圍道德為城池之固忠信為甲冑之威所以簞食壺漿逐王師而自速靡旗亂轍望聖德以如歸宜乎師克在和動先觀蒙仁義之施也若風雨之速威武之加也若雷霆之震傳稱因壘

美崇伯之歸周書曰舜干紀有苗之服舜今聖朝以民
躋壽域道洽人寰將鑄劍於農器方虛候於玉關弭禍
亂於未形恩能服衆布英威於有截禮以防閑下臣賡
歌之曰化洽無私分功符不宰取仁義為勝兮豈干戈
礪乃德上冠於唐虞政下任乎元凱孫吳之陣法奚取
韓白之兵機弗來宜乎車同軌而書同文至化方流於
寰海

春色賦

以暖日和風春
之色也為韻

芳景晴空春曦暖融霽花天之一雨冷蕙徑之來風宮
闕參差掩霽朝煙之上山川明潤森羅遲日之中總而
賦之春之色也化工運丹青之筆貞宰以天地為冶仙
家乍至桃花映武陵之谿南國未歸楊柳繞瀟湘之野
始乎言太簇之辰書曰王春北闕引青旂之仗東郊馳
蒼輅之輪和氣倏來襲冕旒而盡悅朝陽既出麗藻火
以交新邇後革陰遷陽更寒易暖暖襲物兮舒釋陽為
光兮布滿明霞澹霽初發色於樓臺清奏雅歌始均和

於律管言其狀也則明婉而融怡狀其體也則暄妍而
絕曦宮漏晝永天光日遲散梨花今似雪垂柳線今如
絲古渡輕波望孤舟之去矣平蕪落日惜晴山之遠而
大都芳景之妍物華非一美梁王之苑園閔漢家之宮
室珠閣縻雲金莖爍日奇樹綺錯幽禽錦質盈空今嘉
氣曉浮暎水今晴雲晚密丹帷翠幄因藉草以絢羅寶
馬鈿車遇看花以闌溢景麗何多情怡若何藻飾今神
化之巧融明兮時氣之和美其近焉謂橐花而澹柳賦

其遠者憐被山而帶河稱含筆以閒吟生於艷意宜倚樓之遠望流入橫波惟有多士逢時觀光上國金榜中大常之第玉階謝帝皇之德柳陌杏園花驄寶勒雪袍綴行桂枝新折觀者如堵有以見滿身春色

曉鶯賦

以芳天曉景悅聽清音為韻

煙樹蒼蒼春深景芳聽黃鸝之巧語帶殘月之餘光金袂菊衣新製乎遷喬羽翼歌喉辯舌關成乎一片宮商嘗以清漢云斜東方欲曉華堂靜分寂寂珠箔深兮悄

悄新聲可畫初歷落於花間餘轉彌清旋間關於樹杪
宛轉堪聽纏綿有情伊寶柱之清瑟與銀簧之暖笙雖
用交奏而咸艷聲未若我朧月澹煙之際鶯舌輕清聽
者躊躇聞之怡悅若清露之玉珮觸仙衣之寶玦隨步
諧音成文中節未若我曉花曙柳之間鶯聲清切美夫
藻井霞鮮金盤露圓語因繁兮作默韻將絕兮重連窗
背紅燭星稀碧天楚裏王春夢覺來還應默爾陳皇后
香魂斷處寧不依然有時楊柳迴塘梧桐深井聲煙裊

今忽斷意春牽兮自永新篁宿寒芳杏朝景闌闌枝上
帶花露之清香喋喋風傳入月簾之靜影樓閣輕陰房
廊悄深引萬重之芳意成百態之餘吟綠窗夢斷玉鑪
殘堪憐俊品寶帳酒醒宮漏淺彌稱清音余以為春帝
之命敷宣詞令鄙桃李之無言嫌百舌之多佞知仙翰
兮善歌可司花於香徑巧緒非一辭端靡定其聲也累
累然端若貫珠悅春朝之來聽

咸平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十

宋 田錫 撰

論

政教何先論

禮曰教猶寒暑謂寒暑違於常則歲功失矣教喻失於
早則人性塞矣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故君子慎乎始習
矧以五常之教欲澄清於人性之初乎語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則衆星拱之又禮曰政者正也又政猶蒲廬

詳聖人之指歸觀當塗之政教者水火之濟用比輔車之相依政與教交相用理與亂無相遠何哉昔堯舜之教人以仁義故比屋可封桀紂為政以暴虐故比屋可誅夫黎民必以厯數之命大寶之位歸於至聖之君俾之設教為政以撫育黎元也故聖人夕惕若厲用天之道而為國之政然一人不可以獨理必以衆賢而贊之故堯舜欲教人之播殖則命后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於農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

夷以典彝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民肅恭於訓導矣載命
后夔掌金石之樂皋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聖之君
圓方得黎元之性故唐堯之時民盡躋於仁壽矣斯則
當至理之世無為之朝先於教而後於政矣洎湯革夏
之季世武王化有商之遺黎大則以干戈滅凶小則以
鈇鉞弭亂雖應天以順人亦逆取而順守干戈為三軍
之政鈇鉞為大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惡民心自亂
而復理是則聖王之教猶寒暑也理民之政猶水火也

水火有象而寒暑無形寒暑不可一候而有差水火不可終朝而斯闕禮曰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覺者禮也禮防人之性抑人之亂皆於未然故不見德之日益必有時而成君子也若慢於禮而怠於教人心漬熱雖不見惡之日滋必有時而滅身也昔管夷吾霸齊之一相也猶云感人之心若秋雲之生淒涼也悅人之性猶春景之致和樂也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者百行之本欲人之速於孝弟也是聖人深於教也春秋者懲

惡而勸善亂臣賊子聞之而懼是聖人深於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連於政舉也夫教之道非一途而政之術有常檢非一途者喻網罟之衆目必牢籠廣施而然後獲禽也有常檢者若九逵之坦道必夷蕩而使人知適也昔羣盜弄兵於潢池之中龔遂單車至羣盜散者以道教之也昔五陵諸豪恣橫於京邑而張敞以彩幟獲盜而民畏者以政肅之也以是論之上自聖王而下迨賢吏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無先焉無後焉比乎左右

手輔於躬而適乎用必若窮至理而取確論則理清靜
之朝勞精於設教可也正澆漓之俗則專意於為政可
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又曰熒友柔克教化先後斯言
可徵

妖不勝德論

書曰妖不勝德錫謂理未當也若謂妖不勝刑可也何
哉不忠之臣國之妖也不孝之子家之妖也唐虞之時
四凶為妖堯舜之德豈能勝之卒用刑而流之竄之然

後天下咸服既而禹繼堯舜嗣總大位不能以德勝防
風氏果明其罪誅而勝之其後尹諧之妖成湯誅之潘
止之妖文王滅之管蔡之妖周公戮之堯舜成湯文王
周公尚不能以德勝而刑勝之况伯宗之直欲勝三郤
之暴乎仲章之賢欲加鄆舒之戈乎伍相之忠欲敵伯
誣之佞乎蓋不能也惟明者能辨之有權者得誅之明
與權相濟妖與德相敵苟明不照微權不在已雖有盛德
豈能勝妖乎聽而不聰則妖言入視而不明則妖色造

好訐似直言好讒若忠告言之妖也貌厲而內荏色取
仁而行違色之妖也朱雲知張禹之妖不能逐是明有
餘而權不足也德宗惑盧杞之妖不忍棄是權有餘而
明不足也或曰苗民不賓舜舞干羽七旬來格豈非德
勝乎錫謂非也當始征之際苗民有辭舜為之退然後
來格蓋三苗不欲因伐而降也若然則聖人之德素被
於天下何必七旬之間益修文教方化匪人蓋被舜之
征因而來服也亦猶崇侯作亂文王因壘而降若使文

王退而修德不復再駕崇亦弗賓也少正卯一姦雄爾
孔子未為司寇尚不能以德勝之矧苗民崇侯奄有邦
國雖虞舜文王謂以德勝未之信也聖人猶然況仁賢
乎自古君子寡而小人衆獨立其德不為妖勝者鮮矣
故錫謂妖必勝德

天機論

天者道之心也機者天之用也以心發機將全乎道也
日月風雨雷霆雪霜並機之用也地輔於天亦猶臣事

君而子事父故山嶽川瀆草木蠢動亦機之用也日月
薄蝕星辰彗孛風拔大木雨降流血雷震寢室霜降炎
天山嶽摧頽穀洛激鬪雉雥高宗之鼎彙拱太戊之朝
即機之發也發其機屬乎人君者也夫天生蒸民樹之
君以司牧之賞之寵之君得而專行焉戮之辱之君得
而擅行焉威福二柄自由於君行其所好誰敢沮之行
其所惡誰敢違之聖人所以不妄動不妄言言必可行
動必可法位至尊而心至謹夕惕若厲日新厥德所以

天降其祐故洪範休徵以肅則時雨若乂則時暘若哲
則時燠若謀則時寒若聖則時風若乃有樹連理而呈
祥蓂抽葉而紀候郊藪萃於麟鳳宮沼躍於龜龍若謂
居域中之大專二柄之重以為行其所欲人莫我違縱
其所好人莫我拒於是身妄動令妄施則天降其咎故
洪範咎徵以為狂則常雨若僭則常暘若豫則常燠若
急則常寒若乃有石言魏榆之莖壞壞梁山之丘宣榭
有火而降災鄭闕蛇而表異天降其祐天之賞機也發

其機賞其君俾人君無忘於德也降其咎天之罰機也
發其機罰其君俾人君無縱其欲也故聖人則天之明
用天之機堯謂舜曰天之歷數在汝躬於是考璣衡而
齊七政然後揖讓禪受膺其大命是知舜有大孝天以
歷數授之也舜又謂禹曰天之歷數在汝躬然後亦揖
讓禪受膺其大業是知禹有大功天以歷數福之也成
湯伐桀則曰應乎天而順乎人周武伐紂則曰恭行天
罰故大禹休君海神受職暴秦躋武人不聊生天則移

其厯數授於漢祖故五星聚於東井赤雲見於驪山是
知天之發機福善德而禍淫虐也故春秋曰天方授楚
又曰天厭周德授之者福善之機也厭之者禍淫之機
也若君得天賞機而恃之則福轉為禍得天罰機而懼
之則禍反為福所以楚莊小心故身享元吉宋景悔過
故國不經災天之不言而信其機乎孔子云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聖人則天之明故厚其祿峻其秩以賞君子
峻其法嚴其刑以退小人故賞一人千萬人悅罰一人

千萬人懼然後賞不費而人自勸刑不煩而人自正得
非天以機警於人君人君得天之機警於兆民君明臣
忠則朝廷之義正矣父慈子孝則家人之道嚴矣兄友
弟恭則宗棣之詩興矣夫和妻柔則閨閫之理明矣豈非
人君用天之機而養天之民乎桀紂不知天之罰機則
玉盃象箸酒池脯林霜刃膏人之脛血銅柱灼人之髀
肉故天墟其國而暴其社文武能知天之賞機則葬無
主之骨封賢人之墓散商紂之財以富人息虞芮之訟

以勸人故天祚其代三十延其年七百其若君明臣忠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則悅心在於人而和氣
動於天是以天之六氣不得不調地之萬物不得不泰
行於樂府則其音安以樂化乎赤縣則其人富且壽介
族在藻而遂性羽蟲擇木而安巢天之用機則如彼君
之得機又如此是知天之機君之機其循環乎

復井田論

井田之法聖王所以維持萬民而牢籠甲兵也何謂維

持萬民一則比閭設而人無流亡二則審知生齒之衆寡三則賦役均而勞逸等四則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勸學故謂之維持萬民也何謂牢籠甲兵蓋大夫謂之百乘之家諸侯謂之千乘之國天子謂之萬乘之主各以提封賦出兵革故謂之牢籠甲兵也洎秦革周制阡陌驟興雖富國強兵一時雄盛及其弊也後人不勝其害蓋兼井者衆而賦役不均也豈徒然哉自春秋時井田之法亦已弊矣當魯成公始作丘甲孔子書之譏其

重斂又季氏三分公室各征其一皆井田之法已紊於周末矣遠至於秦商鞅革其弊而利於時者也然富者連阡陌而貧者困流亡流亡之患由不復地著故也漢興之後民多末作賈傳上言遂開籍田其有豐歉不均耿壽昌請置常平之倉東晉以來人流不息乃設土斷之法齊梁之際以版圖漏畧不知生齒之衆寡乃創校籍之吏皆沿革救弊而井田之法歷代卒不能復惟王莽驟欲復之而農桑失業今之論者尚思追復而事有

不可得而復也何哉且今之兵異於古也古之兵散在農畝力於稼穡因蒐狩而教戰為征伐而徵用用則為兵退則為農今則異也聚之為營壘仰食於廩祿壯則責以干戈之役老則退為游惰之民井田不可復之驗一也其次六筦之利歷代攸先實資豐富之民俾為筦課之戶既資豐富寧去兼并兼并既存賦役不籌此又井田不可復之驗二也今但復常平之倉修土斷之法三歲一閱戶籍之數然後大興水利博開藉田藉田既

博則民務本者衆矣水利既興歲雖旱而農無害矣本
務因是而日增末作因此自禁倉用常平而常得酌劑
民依土斷而不得流亡夫如是井田之利存焉為理者
患在不行不久苟行而且久則民安得不庶且富乎既
庶而富然後制度立乎其中使輿馬衣服婚嫁喪葬不
得僭差僭差不生則費用有節費用有節則在上者不
敢僭侈在下者不生覬慕夫萬貨生於地萬民依貨而
生者也聖人善用萬貨善役萬民以先務於用地用地

者務農而生貨也文王善於用地而為節制者焉節制者井田之謂也自黃帝唐虞夏商之代已有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之數也至文王用土著之法而損益舊制故有比閭鄉遂之別焉今惟兵革不可復於井田之制而於禁流亡知衆寡均勞逸亦有歷代之法存焉可酌而用之適時從宜以便於國即同實異名於井田也何必盡法周制方謂之善哉

咸平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咸平集卷十一

宋 田錫 撰

論

伊尹五就桀論

柳宗元嘗有伊尹五就桀贊其序略曰伊尹者聖人也
不夏商其心心乎生人而已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
朝暮及於天下又曰湯桀之辨一常人盡之矣又曰聖
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錫以為柳公所美之意尚未盡

且伊尹在夏也日見其暴月聞其惡歲熟其過在明識
先見豈不知桀之惡確然必不可革乎豈不知天之厯
數在於湯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雖急於吾民冀朝暮
及於天下所謂徒汲汲於康濟而思慮不精審也使之
速去桀而干湯湯之聖伊尹之賢賢與聖合則天下之
政孰云晚矣與其五就桀孰若亟去之速也矧君子俟
時以行其志時之弗來雖聖與賢孰敢妄動使伊尹忍
期月之遲周歲之晚未為後時也欲朝暮之速毋乃太

速乎錫以為伊尹於一日而五就桀乎以周月而五就桀乎殆數歲而五就桀乎以理酌之豈一日乎豈周月乎必數月之外不然數歲矣以是計之益不如亟去之速也較而論之肇適於亳醜夏之心素定矣再適於亳相湯之時將至矣於是升自陟以一戰相湯之功行已之志得其時矣時之疾速伊尹豈不預料哉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伊尹知時久矣五就之言錫謂孟子垂訓之旨也若然者雖欲疾速其功

可得而疾速乎設使桀能返狂作聖伊尹而相之其仁雖朝夕及於天下矣而天之厯數復弃湯而在桀乎伊尹聖人也豈惜於天時人事之向背而惑於醜夏適亳之去就哉

知人安民孰難論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哉以堯之仁聖庭有元凱左弼右輔猶稱知人安民之難由是見君於邦國吏於職官得不慎重於用人而勤勞於撫俗乎嘗論之或

曰大賢則深沉厚重而難知大佞則姦詐矯偽而難識
苟非大賢大佞則期月盡見其為人也惟上之治民下
之從上如水投器器之方圓水則隨之以是商較則知
人甚難而安民甚易子復何以論之錫謂曰不然且古
者唐虞建官三載考績三載黜幽而陟明雖唐虞之時
人亦未盡知賢亦未盡識故必俟考績然後賢者用之
而不肖者黜之下至周官用人於鄉舉里選凡賢之與
不肖正直之與姦佞久而彰知其賢識其不肖諳其正

直考其姦佞莫越於鄉里也故周命鄉里外舉士之秀者然後論辨而用之自漢至唐用士駁雜不能如唐虞之考績又不能如周官之鄉舉士林真偽雖欲知之而無由知之矣雖欲辨之而無由辨之矣追其一旦獲罪矯跡盡露方謂之難知得非失之於本而責之於末乎今若復唐虞之考績用周官之鄉舉則人不難知矣故仲尼曰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惟臨民之方安民之術古雖不易今實尤難古者專一國典一郡宇一

邑民之舒慘在我民之利病由我一國之賦輿屬已一郡之甲兵隸已雖小國之事大國諸侯之貢天子苟有不便於民不利於俗君命可以理諫上令可以理奪從理而行也不以君命上令之必可行也故民之從我如水之在器自漢至唐則不然郡制於邑都府制於郡郡之政令苟善則屬邑皆獲其利也為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之政令苟未善則屬邑皆受其弊也為邑者雖欲違之而不可得而違之矣郡於都府亦

然都府於天子之命亦是知專一國典一郡字一邑知人乃易而安民甚難也安民之術不過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斂而制度生於其間設使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賦斂而無制度則強并於弱富兼於貧私家之賦倍於公家之賦若是則孰謂之安民哉夫安民之本在乎天子之制勅有不便於時臺省符檄有不便於下惟三事大夫逮百執事補察其闕釐正而從於善則天下之民安矣豈獨一郡一國之民乎過此以往未

見其安由是論之豈非知人易而安民難乎

羊祜杜預優劣論

錫嘗讀晉史美羊祜杜預二賢名迹可得而論之其智略各有縱橫而聲譽不相上下然羊公之善頗優於元凱何以明之預之才略有餘而恩信不及於祜祜鎮南方境隣吳土與吳交兵克日方戰不尚譎詐之計不為掩襲之利敵人死於陣者斂而還之敵人拘於晉者禮以遣之祜之用兵惠如時雨孫皓暴侈人有離心祜乃

以恩敵怨也以信敵無信也祐之得機乃恩勝信取之時也故石城以西為晉有吳民感惠不稱祐名饋藥軍中陸抗無猜何誠信若是之昭著求諸名將古無其儔既掠吳人之穀以緇償之既獵吳人之境以禽還之蓋欲促其歸晉之心而示其大信也吳中將帥果率部曲來降吳中黎民果以家屬而至惜其經畧已就表陳密謀而執政多違厥功弗集及其寢疾朝廷就問其計畫洎漢渚殲良吳都罷市仰峴山以流涕何其遺愛最厚

於民錫謂祐乃堯舜之臣非晉武之臣也嘗舉杜預以
代其職預承成績克平南夏然預之多才罕有其以當
其獨排輿論造成孟津之梁率用機心製就周廟之器
撰歷以正於天度詳刑雅合於國典定考課之法豐
殖貨之利夷人寇隴先見已陳於石鑒匈奴犯邊定計
預徵於省闈苟非奇士孰與於此及代羊祜彌見其才
張正乃吳之名將也中我反間之術孫歆乃吳之都督
也畏我飛渡之兵孫皓既平江漢懷德於時簡練武事

修立相官頗與開設庠序輕裘緩帶風流之不亞也疏
沅湘之流通零桂之漕水利甚博土人歌之與夫墾田
脩邊實相侔也留情麟史撰集圖列雖卻穀敦詩說禮
安可比也自古名將鮮有全能或大畧有餘而細行不
足祐既慎密預亦恭謹祐焚藁以自慎預獻賂以免禍
功名磊落善始令終比於知曹爽之必誅不就其辟知
和道之見斥能以知免祐又多焉所惜者羊公有知人
之鑒得進賢之名而元凱但知立碑峴山垂名後世不

能簡拔一士俾於國朝以是論之優劣可見矣

直論

春秋曰子好直言必不免於難又曰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也若是則直為賈禍之階也明矣然陷於言死於君怒亦宜也若以直言犯於時忌而惟害於讒謗可不惜哉春秋之旨其在茲也噫勇於為仁慷慨正直君子之心雖死又何恨焉然在中人慕為君子懼抗直之賈禍因躑躅於為仁得不較論以進為直之心乎昔周公

相幼主名公不悅管蔡流言雖聖人之心不能信於僚友兄弟豈非直於為道以稔衆心之疑乎苟非書啟金滕天霽風雨則無以表其誠也仲尼見於南子欲伸規誨子路愠見抑亦聖人之誠尚未信於門人豈非直於為仁以速一時之疑乎苟不自誓而發厭之之言則無以明其衷也以是知不獨直於言辭以搆禍難直於為道直於為仁雖聖人猶不免疑况他人乎申生受讒不能違難是直於為孝者也韓信功高朝廷疑懼蒯通說

之拒而不納以為有功漢室君必無猜果致雲臺就擒
死於女子之手此則直於為忠者也費無極之甘言蔡
朝吳之不疑此則直於聽信果遭放逐也夫君子之直
以智濟之所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孔子曰吾黨有直
躬者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又惡訐為直又
曰諫有五吾從其諷考聖人之言得非欲人以智濟其
直乎昔魏獻子為政將受梗陽之貨閭沒汝寬入而諫
之因食三歎曰願以小人之心獻子矍然

自省其過二臣之言得非直在其中乎亦猶考叔警悟
于鄭莊子革磨厲於楚靈皆婉辭順言直在其中矣與
夫趙盾驟諫嗾葵見嫌伍員抗言厲鏤是賜上則不能
改君之過下則適足速身之禍孔子曰三諫不從則違
之戒固寵也又曰忠告而善道之不能者止無自辱焉
戒力諍也或曰諫從於諷蓋不欲彰君之過豈是成懦
夫之志而固鉗諤諤之口乎若然則比干之直不可預
於三仁乎論曰紂之過惡聞於天下比干蹈死而切諫

誠欲萬一迴其心也嗚呼言以中志志以蹈仁易曰慎
言語又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傳曰駟不及舌是知一
言之發尤難於為道為義之直也較而論之莫若直以
寧道於內智以濟直乎外無俾禍及反害正直之心焉
晁錯論

班固以晁錯急於利國而不知身害後代論者或以景
帝聽袁盎之讒因七國舉兵遂誅錯以說諸侯或以晁
錯智小而謀大或以景帝不明而無懲亂之術斯皆執

偏見之一端而不周覽前後之次第也夫安危理亂之形必起於漸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謂其所由來者漸矣錫嘗讀高帝紀及文景二君之事迹因三復賈傳所上之書乃備得七國叛渙之本末也賈生曰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時淮南王濟北王與吳王逆節已露故賈傳曰今淮南謀為東帝濟北王西向取滎陽吳王不循漢法今天子春秋鼎盛德澤有加猶尚如是然天下少安何也諸王幼弱傳相方握其事若數

年之後諸王年長傳相各稱病而罷則淮南濟北之邪
雖充舜不能理也昔者屠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办不
損者所排擊理解也至於髡髀非斤則斧夫仁惠恩信
人主之芒办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
髡髀也釋斧斤之用而嬰以芒办臣以為不缺則折胡
不用之自本末字以下皆賈生之言以是詳之諸侯強叛之心自文
帝始也於時賈生雖有是言而文帝不能用焉逮吳王
不朝黻賜之几杖以愧其心斯所謂釋斧斤之用而嬰

以亡也。夫周公聖人，猶殺管蔡以正法制。况孝文纂
新造之漢，欲以仁信感其心乎？亂本萌於高帝之時，滋
蔓於文帝之世，難圖於景帝之代也。夫先王設禮所以
禁邪於未然也，用刑所以懲亂於已然也。故禮曰使人
遷善遠罪而不自覺者，禮也。兵法曰善戰者無赫赫之
名，謂決勝於未形，未兆之前也。晁錯雖懷獨見之明，而
切憂君之志，然驟欲削黜諸侯之爵土，使本強而枝弱。
母乃智術未周乎？亦猶解結而急之，則其結益固也。又

如沉痾之疾雖秦和未能驟理錫嘗研幾於聖人之用心也設尊卑等差之位以車服袞冕各有降殺俾人各安其分苟有僭侈是謂禮失失於小則降黜之失於大則誅戮之洎周之衰暴秦之亂禮亡樂壞莫甚當時高祖以英武之姿撥亂反正然臣下功高封建踰等使韓信黥布陳豨彭越皆不保臣節勢使然也故賈生曰臣竊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叛謂淮陰王於楚韓王信倚於匈奴陳豨兵精而貫高因全趙之資皆以因強而叛心

生也斯皆賈生見前車之覆於是指切時病抗言於當時也豈非禍亂有漸乎賈生有先見之明乎果數十年後其言合若符契景帝固不足嬰以亡而又不能斷以斧斤驟說叛王之心而隕忠臣之命尚賴周亞夫善用兵法堅壁於滎陽委梁不救以絕吳楚之糧道禍遂解弛余謂晁錯之謀適促諸侯之弄兵也圖慮安危之計毋乃有慙德於賈生乎唐有于侁作晁錯傳贊評未盡其理因作論以質之

欽定四庫全書

成平集

咸平集卷十一